

英美海洋文学中的浪漫情怀与现实体验

芮渝萍

(宁波大学 外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海洋文学是英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其经典作品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海洋, 无论作为一种生产、生活、交通、殖民扩张的地理场景, 还是作为神秘、财富、力量、征服和期许的文化象征, 都是支撑和充实英美文学的建构性元素。大量的海洋文学不仅丰富了叙事美学, 也为铸造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英美海洋文学; 浪漫; 现实; 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1)01-0053-05

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其发展史上, 几乎都充分利用了其沿海的地理优势, 先后成为海洋强国。在西方全面进入工业时代和科技时代之前, 海洋是进行跨国贸易的主要通道、殖民者寻找新大陆的途径, 也是海上渔业的宽广疆域。海洋生物不仅是食物来源, 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还是生活必需品的重要原料。比如, 在电灯出现之前, 用鲸鱼油制作的蜡烛非常实用。人们还从海洋生物身上提炼疗伤的药剂。在现代先进造船技术出现之前, 无论远洋贸易, 还是出海捕鱼, 都充满艰险和不确定因素, 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和勇气。因此, 讲述海上历险的故事层出不穷。各种航海故事和历险报道给文学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源泉。一些作家自身就有航海经历。丰富的文学叙事把海洋构建成彰显个人英雄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大舞台。

在英美海洋文学中出海者通常可以分为两类: 以海谋生的船员和浪漫的逐梦人。前者大都是陆地上的失意者, 不得不进入充满风险的航海业。后者钟爱自然, 或是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 或是厌倦人类文明为中心的陆地, 他们被大海和未知的疆域吸引, 幻想出海去追逐天边的彩虹。

人类的浪漫情怀寄予大海自由奔放的魂魄和神秘恢弘的力量, 海因此成为理想境界的化

身, 成为自然的浓缩, 甚至成为神灵的化身。浪漫总是伴随理想化, 实践却总是与现实结缘。真实的航海生活充满了与狂风巨浪、鲨鱼巨鲸搏斗的凶险, 海上也没有人们期许的乌托邦, 但它却给人们提供了回望现实社会和世俗文明的距离。浪漫与现实的交织和演绎, 既构成了海洋文学叙事的艺术张力, 又孕育出丰富的人物性格和人生哲学。

一、浪漫的出海者

浪漫主义者普遍迷恋自然界原始和神奇的一面, 钟情于激发情感, 刺激感官的自然景物, 对能够产生敬畏和激情的新奇故事情有独钟。德国作家霍夫曼认为浪漫主义的本质是“无限的渴望”(infinite longing)^①。浪漫情怀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 在年轻人群中尤为明显。可以说浪漫情怀与年轻人的心态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文学领域, 它并不局限在浪漫主义小说中, 在许多年轻主人公身上, 我们都能看到他们的浪漫情怀与冷漠现实碰撞后产生的性格变化, 制造的故事张力。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 一直有一股强大的思潮把以工业文明和都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价值观作为攻击的目标, 讴歌朴素和亲近自然的生活。浪漫主义者是这种思潮的代表。一种流行的观点

收稿日期: 2010-08-06

作者简介: 芮渝萍(1963-), 女, 江苏溧阳人,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青少年文学。E-mail: ruiyuping@nbu.edu.cn

① 参见 Romanticism. Microsoft® Encarta® Reference Library 2003. © 1993-2002 Microsoft Corporation.

是陆地已经被人类文明腐蚀,个性和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在机械化生产、组织化管理的控制下日益萎缩;人类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而大海则是超越人类意志,不被人类左右的自然化身。它为人类社会的失意者和西方文明的逃逸者提供了自由场所和寻找乌托邦的路径,也为盲目躁动的年轻人提供了认识自我的舞台。在这个变化无穷的疆域里,勇气、智慧和力量是生存的保障,因此,大海也是展示个人英雄主义的疆域。

浪漫主义者的普遍特征是喜欢幻想,求新求异,对现实生活永不满足。每一个浪漫主义者身上都有乌托邦情结。逃避或消除现实的烦扰,构想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乌托邦情结的动力源。想象的异邦几乎都被设置在远离本土的天边外,大海将它们与世隔绝,这已经成为西方文学的一大传统。除了莫尔的《乌托邦》广受欢迎,拥有多个改编版的《鲁滨孙漂流记》也是很好的证明。年轻时的鲁滨孙是怀揣梦想出海的典型,用他的话说:“喜欢胡思乱想,一心想出洋远游。”^{[1]3}想入非非的鲁滨孙不顾父亲的谆谆教诲和开导,一意孤行地跟着朋友出海去。他的父亲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并为儿子能够过上幸福的中产阶级生活做了极为现实明智的安排。他告诉儿子,出洋的人要么是身无分文的穷人,要么是野心勃勃的投机者。他总结说,这两者均不幸福,下层民众要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而生活动荡不稳;上层人物骄奢淫逸、野心勃勃、相互倾轧而心力交瘁,因此中间地位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他希望儿子将来学法律,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像所有的浪漫主义者一样,鲁滨孙对熟悉的环境和生活感到厌倦,希望能够在陌生的世界和旅行途中找到满足,获得欣喜。

在西方文学中,海洋被赋予了梦幻的象征,有众多的人因此乐于出海,去实现梦想。美国戏剧之父奥尼尔的剧作《天边外》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至死还恋着海的年轻人。他怀揣出海的梦想却一直不能实现,弥留之际也要爬到能够看到日出的高处,让即将闭上的双眼再次眺望遥远的天际。跟他一样,《白鲸》中的叙事者以实玛利也是钟情于大海的年轻人,在他看来,海上没有路,却又到处是路。这是他向往大海的一个理由,也是陆地上的失意者出海的理由。以实玛利痛恨陆

地上那些印满了奴隶脚印和骡马铁蹄的大道,痛恨设置路障收取通行费的人,因此,每当陆地上的生活让他愤愤不满,使他想要自杀的时候,他就会奔向大海。他上了一艘捕鲸船,还为捕鲸者辩护说:

波涛滚滚,浩渺无垠的大海,像是高深莫测的上帝,喜怒无常的哲学家,躲避它是可耻的事,只有爬行着的蠢物才躲到下风头去,躲到干燥的陆地上去……^{[2]77}

捕鲸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兼有探险与开发的功能。地球上各个荒无人烟的角落几乎都有了捕鲸船的“足迹”,它发现了大量不为外人所知的洋面和岛屿。^{[2]78}

他还像诗人一样讴歌船员们的勇气,甚至声称“捕鲸船就是我的哈佛大学!”^{[2]81}

超验主义的先驱爱默生认为,自然中蕴藏着神性,并称自己能在宁静的自然中感受到躯体慢慢消失,蜕变成一颗“通透的眼球”,看到环绕身边的宇宙能量之流。^{[3]61}而对爱海的浪漫主义者来说,大海有着各种让人着迷的理由。以实玛利声称:“思索与水有着天然的联系”^{[2]2}“我身上这种与水的天然联系,每每在我走投无路、愁肠百结时都会解救我,引我到海上去。”^{[2]2}正是这种返璞归真的天然愿望促成他能够接受跟一位异教徒“野人”同居一室,共睡一床的简陋条件,并以开放心态欣赏“野人”独特的文明方式和质朴习性,甚至把他们的结义比喻成共度心灵的蜜月。他们决定同上一艘船,一起出海去。以实玛利的行为方式让我们看到,陌生的空间通常会迫使人们打开封闭的自我,学会观察,感受或接受新鲜的事物,因而使自我得到扩展。这是蕴含在许多海洋小说中的一条哲理。海洋小说也因独特背景下人物的独特经历和真知灼见而建构起自身的形态和特质。

当代浪漫主义者们受到生态伦理的熏陶,虽然也带着“无限的渴望”出海,但它们既不为殖民,也不为发财,而是渴望开拓自我。驾驭暴风雨中的小艇是为了磨练战胜困难的毅力和勇气。在英国女作家萨拉·梅森的小说《海恋》(2007)中,11岁的女孩茵琪的航海动力来自证实自我价值的决心,她想要向父亲证明,女孩也能驾驶帆船,参加比赛,而且不会逊色于哥哥们。美国

作家大卫·海斯的《我的老爸与海》(1995)中,大学毕业的丹出海是为了寻找生活的方向,父亲大卫参与了部分航程,他出海的理由是要让海上的清新空气吹进陈旧的生活。这类通过大风大浪考验来证实自我才能,培养自信、勇气和毅力的故事,给历史悠久的海洋文学注入了新的声音。

二、险象环生的航海生活

人类生活不能缺少浪漫精神的滋养和激励,然而,精神的诉求逃脱不了物质的生活,无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一旦实践就成为一种现实,一种折射出人类认知局限、能力局限和人性多面性的现实。构成海洋小说精彩叙事的往往正是那些反映超验的冥思和生动的海上历险的篇章。

真实的海上生活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浪漫。美国作家库珀在《领航员》的前言中就向读者讲述了19世纪初船上生活的常态:一群来自各个国家的粗鲁男人,带着各种陋习,生活在狭小的船上,用鞭挞来严明纪律在那时十分流行。杰克·伦敦的《海狼》中也有很多篇幅描写船员们的莽撞和船长的冷酷。对绝大多数船员来说,出海是不得已的选择。他们出生贫寒,在海边长大,出海捕鱼既可能是子承父业,也可能是唯一的出路。《海狼》中的拉森船长是丹麦人,出生在靠近挪威的海边小镇。从会爬的时候起,他就在船上生活。哥哥们相继出海,再也没有回来。海洋成为他们可以依靠的唯一生存方式。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靠着勤奋好学和聪明头脑成为船长,并能够在智力和蛮力上控制手下船员。这艘船上的船员都没有成家,捕鱼是他们挣钱谋生的职业和生活方式。虽然海上有风平浪静、风和日丽的宜人时刻,但也有种种难以预料的风险。他们或是要在狂风巨浪中保护船只,或是要跟海豹决战,或是跟“老狼”拉森斗智斗勇。当这些行为成为工作常态和谋生手段时,毫无浪漫可言。而对这些冲突过程的细节描述则是海洋小说从冥思的主人公转到客观现实的重要手段。

海洋文学反映的另外一个客观现实是性别失衡。在男性一统天下的船上,文明与礼仪岌岌可危。《海狼》中被幽灵号搭救的韦顿本是年轻学者,被迫成为船员,在观察水手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后,他得出结论:在女性缺席的船上,男性力量过度增长,礼仪消

失殆尽,以野兽的方式解决冲突十分流行。“老狼”拉森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文质彬彬的韦顿也被迫学会磨刀霍霍来应对厨师马格里奇对他的威胁。在他们营救了莫德小姐上船后,人们的举止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冷酷无情的拉森也开始注意自己的行为了。但女性出现在捕鱼船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为此,杰克·伦敦受到了不少批评,认为他把英雄救美的浪漫故事搬到一艘远洋渔船上,有违真实性。但若去掉这一部分,《海狼》便会成为一部地地道道的自然主义小说。

浪漫似乎总是与超验携手,现实总是与过程联姻。一方面,超越经验的冥思是弥补船上单调生活的良药;另一方面,生动细腻地描写海上风险也是海洋小说必不可少的叙事。几乎每一部海洋小说,都有丰富的关于海洋、帆船、天气、海洋生物、船上生活的叙事。以《白鲸》为例,它对亚哈船长与白鲸决战场面的生动描写,足以绷紧每位读者的神经,让人们折服于巨鲸的力量和亚哈的勇气。亚哈不顾死活,一心要向咬掉他一条腿的巨鲸讨回尊严,他的小艇被鲸鱼咬断,自己也掉进了鲸鱼的大嘴,又被吐了出来,被托举到浪尖上,还高声叫喊,指挥战斗。一艘的人先是惊讶得目瞪口呆,然后被船长的气势鼓舞,跟他一起与白鲸疯狂对决,并同归于尽。类似与对手搏斗、与巨浪抗衡的场面构成了海洋文学中惊心动魄的故事高潮,演绎着海洋小说的独特魅力,也揭示了人性的千姿百态。

三、对同质文明的惆怅和依恋

同质相吸让人类社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磁场,但个体发展的差异又像相互干扰的电波,减弱了社会的向心力,让不少人产生游子的冲动。他们怀揣梦想,希望寻找到一个新的磁场。梦想总能激动人心,但付之行动的过程则让梦想的光晕转变成艰苦乏味的现实。在梦想与现实体验之间,人们各自构建着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

人的群居本能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游离只能是暂时。超验主义的践行者梭罗虽然独自在沃尔顿湖畔居住了两年,但改良社会才是他最根本的意图。人们一面在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的社会,一面又难以割裂。被巨浪冲到孤岛上的鲁滨孙,天天盼望能够再见到一个人。可是当十五年后,孤岛上第一次出现人的脚印后,他又害怕不已。

他描述自己的心情说：“只要见到人影，看到人在岛上留下的脚印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我就恨不得地上有个洞让我钻下去。”^{[11]27} 自我保护的本能让他把所有陌生人都预设为“野人”，文明人的敌人，并想出种种保护措施，直至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事实证明，“野人”也跟文明人一样，有背信弃义、粗暴野蛮之徒，也有“星期五”那样的比文明人更加忠厚、真诚、感恩图报的人。多次重要关头，星期五都用行动证明鲁滨孙对他的怀疑纯属多余。他宁肯用自己的生命换鲁滨孙的安全。后来停靠在这座孤岛边上的英国商船，因为发生了篡权动乱，才来到这里。随后在文明人之间发生的夺回船只的战争，比野人之间的战争更加复杂，更需心计。船只是他们返回英国的唯一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荒岛上生存了 28 年的鲁滨孙与年轻的鲁滨孙相比，有了巨大变化。年轻时他一心想出去见世面，现在他一心盼望返回英国。机会到来后，他激动得差点晕过去。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孤岛生活把他从一个不信教的年轻人转变成一个忠实信徒。他说服自己信上帝，理由是上帝保佑他独自幸免于难，并且能够在岛上生存数年。历险后的鲁滨孙不仅拥有了自己的殖民地，有了发誓效忠的岛民，还有早年投资的巴西产业带给他的丰厚利润。带着这种“上帝选民”的心态，鲁滨孙成为英国人海外殖民的典范。然而，尽管鲁滨孙当上了岛屿的总督，一旦机会降临，他还是迫不及待地搭乘船只，离开了他按照英国模式创建的小岛国。只有在当代法国作家米歇尔·图尼埃的版本里，鲁滨孙留在了他的“希望岛”。图尼埃的鲁滨孙已经返璞归真，英国商船上同胞们的粗鄙、贪婪和残暴刺激了这位已经找到内心宁静之道的当代超验主义者。虽然曾是同胞，他们言谈举止间流露的已经是跟鲁滨孙构建的孤岛文明格格不入的异质文化。图尼埃让“礼拜五”偷偷乘船离开，一位在船上受到虐待的爱沙尼亚小男孩逃到了岛上，与鲁滨孙作伴，成为“礼拜四”。图尼埃的新版鲁滨孙彻底放弃了西方文明，让鲁滨孙尝试创建一个新的乌托邦。但让鲁滨孙做出这种选择，实属作家的浪漫主义理想。

对同质文明的惆怅与依恋也反映在《白鲸》中。以实玛利曾借魁魁格的经历批判西方文明。

在他的叙述中，魁魁格带着对文明的向往，抛弃王子身份，上了白人的船，希望去西方取经。然而，他发现“这些人的卑劣，比他父亲统治下的异教徒还有过之而无不及”。^{[12]39} 涉足西方文明之后的魁魁格，自认为已经受文明人影响太深，不配再回去继承王位。更具讽刺的一个插曲是，一些白人不能容忍以实玛利跟一位野人如此亲密，一位毛头小伙子在他们身后扮鬼脸以示蔑视，魁魁格给了他一点小小的教训，招惹来一顿责骂。正当这时，一阵狂风刮来，小伙子被帆杆扫进海里，在大家不知所措时，魁魁格勇敢地跳入大海，救起了这位刚刚冒犯了他的年轻人，以他的英雄举动教育了那些看不起他的文明人。然而，见证了这一切的以实玛利，也并不因为跟野人交了朋友，从此能够公正客观地看待来自异质文化的人。在“裴廓德号”上，美国人不及总数的一半。水手们来自荷兰、法国、冰岛、马儿他、西西里、长岛、中国、葡萄牙、丹麦、英国、西班牙等地，以实玛利对来自异邦的人心怀戒心。他说：“我周围的人是一群异教徒、一群野蛮人，他们的强悍和孤僻似乎都昭示着他们以前经历中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12]87} 消除他忧虑的是权力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同胞并没有把航船引向光明。亚哈船长的狂妄和极端个人主义让全体船员葬身大海，让岸上老老少少股东们辛苦积攒的投资化为乌有，只有以实玛利一人被一艘经过的船只救了回来。那艘船的船长正在东奔西跑地寻找丢失的孩子们。

在《海狼》中，丹麦船长控制的“幽灵号”是异质文明的一个缩影，在这艘船上，发音和方言成为各自的身份符号。由于茫茫大海无边无靠，小小船只成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哲学的展示场。船员们尽管厌恶拉森船长，但不得不跟他共同生活在狭小的空间。两位乘小艇逃跑的船员在海上遇险，他们在遭受船长貌似营救的戏弄后落入海中，瞬间被海浪吞没。船员们既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摆脱可恶的船长。被搭救上船的韦顿和莫德小姐迫不及待设法逃离。虽然他们俩曾经在荒岛上度过一段甜蜜浪漫的日子，但他们并不留恋这个缺乏人气的异托邦，返回美国才是他们的目标。作者让韦顿在多元文化组成的小世界里体会等级差异、性别差异、文

化差异、智力差异和体魄差异对人生的影响。美国人韦顿和莫德被塑造成先进文明的代表。

四、结语

在当代社会,飞机和现代巨轮代替了陈旧的帆船,极大地减少了海上历险,地球上尚未开发的宜居岛屿所剩无几,海洋文学的主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今天,离开陆地,反观自我的文学思维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海上有顺风顺水的好时光,也有一切跟人作对的艰难时刻。因此,船上的人不得不习惯这种变化无常的生活,学会驾驭自己的小舟,安全航行。这种通过海上历险来认识自我,改变自我的文学思维虽然是当代的主流声音,其实也有悠久的传统,不仅在《白鲸》中有明显表述,在莎士比亚作品中也有类似呈现。托马斯·道切梯教授在研读莎士比亚作品时指出:“大海预示它能够将自己变得陌生,在海上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自我,或者说,发现我们是可以改变的。”^{[4][186]}海洋提供了反观自我,反观陆地文明的距离。

离开陆地是为了更好地回归。生活在大都市里的当代主人公们发现,个人宁静思索的空间被喧嚣杂乱的都市生活剥夺,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打乱了个人生活的节奏和行动方向,致使他们迷失了生活的目标和内心的淡定。在海斯的《我的老爸与海》中,大卫喜爱的一句格言是:“无论是海员与否,每个人都会穿越生活中的合恩角。”

^{[5][Xii]} 海洋因此为一些挑战自我,塑造硬汉性格的人提供了天然场地。

经历海上暴风骤雨洗礼后的主人公,通常以勇者的姿态重返社会。海上历险之前,他们大多对社会病诟有着脆弱敏感的神经。然而,只要有千差万别的人涉足的地方,就有冲突和邪恶。人无法逃避有缺陷的社会,就像无法回避自我缺陷一样。海洋文学中的主人公们或是带着惆怅离去,或是带着探寻出走,但都带着依恋归来。海上的经历使他们体格更加健壮,承受挫折的耐力更强。笛福让鲁滨孙从莽撞出海的青年成为一名成功的海外殖民者。麦尔维尔让海上归来的以实玛利获得了哲人的智慧和诗人的才气。海斯让迷惘的丹尼尔成为凯旋归来的英雄。海洋文学通过一系列貌离神似的故事,建构起了自己的传统。

参考文献

- [1] 丹尼尔·笛福. 鲁滨孙漂流记[M]. 郭建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1975.
- [2] 麦尔维尔. 白鲸[M]. 姬旭升,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 [3] EMERSON R W. Nature[C]//Macmillan Literature Series. American Literature. Mission Hills: Glencoe Publishing Company, 1984.
- [4] DOCHERTY T. Modernism, Modernity and the Sea[C]//段汉武,范谊. 海洋文学研究论文集.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 [5] HAYS D, DANIEL H. My Old Man and The Sea [M].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6.

Romantic Feeling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Sea Literature

RUI Yu-ping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Abstract: Sea literatur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 well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literary canon. No matter as a geographical area for production, living, transportation and colonization, or a cultural symbol of mystery, fortune, power, conquering, and promise, the sea plays a constructive part in sustaining and enriching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large number of sea literature not only enriches narrative aesthetics,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molding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culture.

Keywords: British and American sea literature; romance; reality;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王抒)